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
付秀莹 主编

全民
阅读
精品
文库

所有的上帝 长羽毛

叶舟 著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

叶舟 著

所有的上帝长羽毛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所有的上帝长羽毛 / 叶舟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8.8

(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 / 付秀莹主编)

ISBN 978-7-5171-2882-3

I . ①所… II . ①叶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3053 号

出版统筹: 李满意

责任编辑: 李 岩

责任校对: 宫媛媛

责任印制: 佟贵兆

封面设计: 仙 境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6.25 印张

字 数 176 千字

定 价 42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882-3

作者简介

叶舟，男，一九六六年生于甘肃兰州。当代诗人、小说家、编剧，出版有《大敦煌》《边疆诗》《叶舟诗选》《叶舟小说》《敦煌诗经》《引舟如叶》《丝绸之路》《自己的心经》《我的帐篷里有平安》《秦尼巴克》《兄弟我》《西北纪》《月光照耀甘肃省》等作品多部，曾获得鲁迅文学奖、《人民文学》小说奖、《人民文学》年度诗人奖、《十月》文学奖、《钟山》文学奖等。

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，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甘肃日报主任编辑。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

东君《空椅子》

海飞《菊花刀》

胡性能《生死课》

黄孝阳《说说爱情吧》

李浩《父亲树》

刘建东《丹麦奶糖》

刘玉栋《父亲上树》

田耳《姓田的树们》

叶舟《所有的上帝长羽毛》

哲贵《我对这个时代有话要说》

朱山坡《驴打滚》

序文

●付秀莹

猛虎嗅蔷薇，或者密林里那些身影

作为同行，当我面对这一套“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”的时候，心里既有感佩，亦有骄傲。这些当代作家中的佼佼者，他们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学现场，以他们的文字，以他们对时代生活的深刻洞察、对复杂人性的执着追问，以他们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理想追求，抵达了这一代人所能够抵达的高度。作为女性作家，当我面对这些男性作家作品的时候，心里既有惊诧，更有震动。相较于女性，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是如此的不同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的视野更加宽阔，更加辽远。他们的姿态更加从容，更加镇定。有时候，他们也犹疑，彷徨，踌躇不定，他们在那些人性的罅隙里流连，张望，试图从习焉不察的细部，窥见外部世界的整体图景。然而更多的时候，他们是自信的，确定的。他们仿佛雄鹰，目光锐利，势如闪电，他们在高空翱翔，风从耳边呼啸而过。山河浩荡，岁月绵延，世界就在他们脚下。

在读者眼中，李浩或许属于那种有着强烈个性气质的作家，具有鲜明的个人标识。多年来，李浩近乎执拗地致力于小说艺术的探索，建构起独属于自己的艺术王国。他是谦逊的，又是孤高的，貌似温和家常，其实内心里饲养着野生的猛兽，凶猛而傲慢。

他是野心勃勃的小说家，不甘于通达却庸常的大路，深山密林的冒险于他有着更大的诱惑。

同为“河北四侠”，刘建东则属于藏在民间的高手，大隐于市，是另一种不轻易露相的“真人”。低调，内敛，甚至沉默。他深谙小说之道，是得以窥见小说堂奥的有幸的少数。以出道时间计，刘建东成名甚早。对于创作，他是严苛的，审慎的。他只肯留下那些精心打磨的宝贝，他绝不允许自己有半点闪失。从这个意义上，他是悲观的吧。时间如此无情，而又如此有情。大浪淘沙，总有一些东西终将远去。

骨子里面，或许叶舟更是一个诗人。他在文字里吟唱，醉酒，偃仰啸歌，浪迹天涯。莫名其妙地，我总是在他的小说深处，隐约看见一个诗人的背影，月下舞剑，散发弄舟，立在群峰之巅，对着苍茫天地，高声唱出心中深藏的爱与哀愁，悲伤与痛楚。叶舟的小说有一种浓郁的诗性的气质，跳跃的，不羁的，沉迷的，有时候柔肠百转，有时候豪气干云。

从精神气质上，或许胡性能与刘建东有相通之处。他不张扬，不喧哗，在这个热闹的时代，他懂得沉默的珍贵。他的作品也并不算多，却几乎篇篇锦绣，字字留痕。大约，他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的吧。他从不肯挥霍一个小说家的声名。生活中的胡性能是平和的，他只在小说里暴露他与世界的紧张关系。他是复杂的，正如他的小说，又温和又锋利，又驳杂又单纯。

刘玉栋则显然具有典型的山东人的精神特质，沉稳，有力，方正而素朴。他以悲悯之心，注视着大地上的万物。他的文字里饱含着深切的忧思，对故乡土地的深情，对前尘往事的追念，对人间情意的珍重，对世道人心的体察，他用文字构建了一个自足

的精神世界，他在这世界里自由飞翔。小说家刘玉栋飞翔的姿势耐人寻味，不炫技，不夸耀，却自有动人心魄的力量。

广西作家群中，田耳和朱山坡是文学新势力的优秀代表，同为七〇后一代，田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小说家的敏感气质，外部世界的细微涟漪，都有可能在他内心深处掀起惊涛骇浪。他看着那浪潮起起落落，风吹过来，鸟群躁动不安，俗世尘土飞扬，一篇小说的种子或许由此慢慢发芽，生长。他期待着与灵感邂逅时的怦然心动，享受着一个小说家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幸福时光。朱山坡则一直坚持在“南方”写作。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执拗，也不打算解释自己的“偏狭”。南方经验，南方记忆，南方气息，南方叙事，构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学的“南方”。他执着地构建着自己的“南方”，也构建着自己的小说中国。这是一个小说家的自信，也是一个小说家的强悍。

江南多才俊。同为浙江作家，东君、海飞、哲贵却有着强烈的差异性。多年来，哲贵把温州作为自己的精神起源地，信河街温州系列成为他鲜明的文学地标。他写时代洪流中人心的俯仰不定，精神的颠沛流离。他在文字里仰天长啸，低眉叹息。生活中的哲贵，即便是酒后，也淡定而沉着。作为小说家的哲贵，他只在文字里喧哗与骚动。而海飞，文学成就之外，近年来更在影视领域高歌猛进，声名日炽。敏锐的艺术触角，细腻的感受能力，赋予了他独特的个人气息，黏稠的、忧郁的、汹涌的、丰富的暗示性，出人意料的想象力，看似波澜不惊，实则激情暗涌，成为独有的“这一个”。与海飞、哲贵不同，东君的写作，却是另一种风貌。他的文字浸染着典型的江南气质，流淌着浓郁的书卷味道，古典的，传统的，温雅的，醇正的，哀而不伤，含蓄蕴藉。东君

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濡染，深得传统精髓之妙。从某种意义上，他既是传统的，又是现代的。在人们蜂拥“向外”的时候，他选择了“向内”。他是当代作家中优秀的异数。

在同代作家中，黄孝阳有着强烈的探索勇气和激情，他以自己充满野心的文本，努力拓展着小说的思想疆域和艺术边界。他是不甘平庸的写作者，永远对写作的难度心怀敬畏。他飞扬跋扈的想象力，一意孤行的先锋姿态，以及由此敞开的内部精神空间，新鲜的，陌生的，万物生长，充满勃勃生机，挑战着我们的审美惰性，也培育着我们的阅读趣味。

中国当代文学现场，藏龙卧虎，总有一些身影隐匿，有一些身影闪现。无论是显是隐，他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在场者、亲历者和创造者。他们以斑斓的淋漓的笔墨，勾勒着我们这个时代复杂蜿蜒的精神地形图。或者高歌，或者低唱。或者微笑，或者流泪。他们在文字的密林里徜徉，奔跑。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。

是为序。

戊戌年盛夏，时京城大热

（作者系当代作家，《长篇小说选刊》主编）

目录

From: 马里兰 To: 兰州 /1

所有的上帝长羽毛 /55

三百瓦的微笑 /131

斯德哥尔摩效应 /184

From: 马里兰 To: 兰州

下午，星期三，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

格雷特郡，马里兰，美国

下过一场雨，或许还有雪，谁知道呢。

离开公路，乔·贝尔站在鹅卵石的小径旁，嘟哝一句。威廉·萨默塞特落下七八米，单腿支在栅栏上，在绑鞋带。鞋带早断了，没换新的，只好再接起来，凑合着用。威廉·萨默塞特先绑了交叉形，嫌短，又抽出来，绑成了十字状。威廉·萨默塞特原地跳了几跳，好像在试鞋子，回身冲着乔·贝尔笑了笑。妈的！他以为他是谁，他又不是卡尔·刘易斯，能破世界纪录。不过，乔·贝尔转念一想，既然要去干一笔大单，鞋子真的很重要。

忽然，橡树林里冲出来一个滑板少年，滑行在公路上，全副武装，还戴了护目镜，看不清他的眼睛。滑轮有点涩，也有些打摆子，可能是新手吧。否则，谁会在这个礼拜三的上午浪费春光呢。乔·贝尔赶忙躲在一堆去年的藤蔓后，遮住身体，来不及提醒

From: 马里兰 To: 兰州 1

威廉·萨默塞特，让他也注意躲避一下。幸好，那家伙够机灵的，佯装压腿，扩胸，做伸展运动。仿佛他也是一个晨练爱好者，刚刚路经此地。

向下的公路是一道斜坡。眨眼的工夫，滑板少年带着一大堆噪音，隐入了不远处的山胡桃林里。这算插曲，但类似的插曲令人心惊肉跳。乔·贝尔认为。

“伙计，时间还早。”

乔·贝尔面呈愠怒，想一想，忙敷出一种笑，看了看腕表。“当然，时间还早，我们的客人还没做好准备。她们大肚皮，累赘，有点不方便嘛。”边讲，乔·贝尔边腆起肚子，左右甩了甩，做出孕妇的姿态。又说，“够刺激吧？”

“喂，踩好点了？真像你说的那样，她们没有警卫，没有探头？”威廉·萨默塞特追撵上来，一再问道。

“上帝，我不想谈这件事，尤其现在。”乔·贝尔叱道。

“你说过的，她们不喜欢万事达和支票，她们爱现钞，枕头下，鞋子里，提包中，连婴儿的尿布里都塞满了绿票子。”对方一点不顾及乔·贝尔的心情，絮絮叨叨，像一只撕开了封条的垃圾筒，臭气熏天。“但是，我喜欢你昨晚上的描述，你是这样讲的，你不能不承认吧？”

“闭嘴！”乔·贝尔火了。

“好吧，好吧好吧！我不打算惹你，我知道你输了，打不起这个赌，心里始终窝火。”威廉·萨默塞特终于撵上来，拽住了乔·贝尔。

两个人停在一幢单体公寓前，悻悻地对视了一番，各自从对方的眼睛里看见了熬夜的痕迹，像红蚯蚓在蠕动，像蜘蛛在吐丝挂网。打赌就这么回事，不光钱包告急，也伤了彼此的情义，看

不出有哪点是值得的。但人就这么贱，偏偏好那么一口，还上瘾。威廉·萨默塞特掏出香烟盒，乔·贝尔蹙了蹙鼻头，前者只好自己点了一颗，衔在嘴巴上。时间还早，时间是个大富翁，钱总花不完。乔·贝尔百无聊赖，一条胳膊支在公寓门前的邮箱上，四处打望。

当然是下过雨的，地上的烂树叶泡涨了，很是湿滑。再说，挂在栅栏上的藤蔓和枝条，刚才还敷着零星的冰晶，被太阳一晒，蒸发殆尽。公路对过的丘陵上，成片的橡树林洁净如洗，树枝开始泛出一丝绿色。但格雷特郡的居民们不喜欢“绿色”这个词，嫌它单调，不足以表达。他们对着外来人，一般会挤眉弄眼，形容这个季节的树枝是“青铜枝条”，口气牛×，呵呵，还目中无人——别生气，千万。要是你初来乍到，了解了这一片西马里兰州是著名的肉鸡产区，你就会原谅这一群鸣禽的造次和得意。

在刚才过来的路口处，隐现出一座教堂的尖顶。砖石结构。顶上有一块报时钟，钟面发黄。可能是雨，当然也可能是鸟，将两枚指针打歪了，黑领带似的，垂吊着。

逆了光，乔·贝尔忽然发现，教堂的霓虹灯仍亮着，不曾停闸。一烁一闪，像离了岸的鱼在喘气。霓虹灯是夜晚的圣迹，会勾勒出三角形的尖顶，直冲云霄。但大白天的，反倒很鬼祟，令人沮丧。乔·贝尔知道，教堂的执事是一个叫约瑟的家伙，红头发，白眼仁多，黑眼仁像火柴头一般大。不久前，乔·贝尔在酒吧还听说，约瑟的妻子带着女儿跑了，搭上了一辆亚拉巴马州车牌的厢式货车，远走高飞。哼哼，要知道在相对封闭的格雷特郡，这号丑闻犹如一桩没有尸体的谋杀案，总会被人挂在嘴上，津津乐道上大半年。但约瑟压根儿没报警，还掩饰说，他那个下颌骨凸出的老婆回了娘家。鬼才相信。

在乔·贝尔的身后，单体公寓的门紧闭着，凸窗上也拉紧了帘子，门廊前堆满了枯枝败叶，连门框上的门铃按钮也被雨水打湿，生出锈迹。乔·贝尔拽了拽邮箱的手闸，哗啦一下，淌出来不少的邮件，花花绿绿的。该死！乔·贝尔不想留下太多的痕迹，忙俯下身去，将地上的邮件拾起来，尽量塞回了那只油漆剥落的箱子里。这时，威廉·萨默塞特的烟抽到了烟屁股上，但乔·贝尔的眼神告诉他，时间还早。妈的，时间真的太奢侈了。

“呃，我困得像一瓶苹果酱。”威廉·萨默塞特说。

“你赢了钱。”

“对，我赢了你的钱，整整两百块钱，可我还没拿到手呀。”威廉·萨默塞特甩了甩胯，屁股上很骄傲。又挑衅说，“伙计，千万别怪我。要怪就怪 NCAA（全美大学体育联盟）吧，康涅狄格挺争气，我的手气也不错。”

“我起先押的康涅狄格。”

“喂，可你后来改成了巴特勒，十二分，败得稀里哗啦的。”威廉·萨默塞特说。又说，“伙计，虽说我赢了钱，但我并不开心。知道么，我窝火，就想彻底发泄一下，把格雷特郡的玻璃统统打破，听个响儿。”为了佐证此话，威廉·萨默塞特掰起指头，做技术统计，“状态都不好，一堆狗屎。巴特勒大学六十四投十二中，命中率才百分之十八点八，康涅狄格大学的命中率也只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五。呵呵，我同意 CBS 解说员戴维斯的话，这是一场最烂的比赛，在场上比谁的投篮更烂。”

乔·贝尔也说，“史上最差的决赛，雅虎体育说的。”

“嗯！他们是怎么混进甜蜜十六强的？”

“怎么混进精英八强的？”

“上帝，又是怎么连滚带爬，进入最后四强和决赛的？”威廉·萨默塞特赢了钱，尚未拿到手，所以口气颇为客气，“其实，谁也没赢，只有 NCAA 赢了。狗娘养的，七亿人看电视，他们赚了整整一百零八亿，简直是一架疯狂的印钞机。”

乔·贝尔纠正说，“仅次于超级碗，NFL（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）。”

“喂，你好像挺平静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我可困了，困得像一瓶黏糊糊的苹果酱。”威廉·萨默塞特伸了伸懒腰。

“我输了，没法不平静。对吧？”

威廉·萨默塞特说，“伙计，中午之前得把钱给我，我还得赶州际班车，不是么？”为了强调时间的重要性，又说，“喂，你是清楚的，傍晚六点，整六点，假如我不能准时出现在那帮穿制服的家伙面前，喊报到，赔笑脸，我会吃不了兜着走的。我可不想把事情办砸，我已经够倒霉的了。”说着话，威廉·萨默塞特又蹲下来，解开鞋带，再一次绾扣。嘴里嘟哝说，“这条鞋带真太狗屎了，我绑成一个死结，像绞刑套，绞死我这一双脚吧。”

“上帝呀，你又开始谈臭烘烘的鞋带了。”乔·贝尔发疯道。

“我恨自己的脚。”

乔·贝尔一乐，想起昨晚上的比赛，揶揄说，“奥巴马也恨自己的脚。他贵为总统，却没法上场。否则，我怀疑他会剁了巴特勒大学那帮蠢货们的手。”乔·贝尔挑挑眉，幸灾乐祸地说，“他是 NCAA 的头号球迷，可他也押错了，前四强无一命中。他可算得上一个保守党徒，跟我一个样。”

“他也输了？”

“奥巴马以前赢过。那一年，他不仅猜中了北卡罗来纳大学夺冠，更是猜中了十六强中的十四支队伍。但这次输惨了，这里出现了磨损。”乔·贝尔指了指脑袋瓜。

威廉·萨默塞特说，“看来，总统也不是好干的。我不干，也不稀罕。”

“所以我平静。”

“对，奥巴马就难说了。这几天，他在利比亚忙着扔炸弹，泄愤吧。”

“选举时，我投了他，没投麦凯恩。”乔·贝尔说。

“上次那次，我干吗去了？呃，想起来了，我在闹肚子，闹了半个月，弃权。不过下次竞选，我一定投奥巴马的票，用一张彩票。我的手气不错，不是么？”

乔·贝尔问，“知道中头彩的概率么？”

“伙计，时间不早了。”

“喏，比如全美的乐透彩，眼下奖池里积攒了整整四个亿。妈的，四个亿可以买两架波音，可以买下佛罗里达的一个小岛，还能买八亿根鞋带，呵呵。”乔·贝尔有点兴奋，态度却鄙夷，“但你想中乐透彩的头奖，你得先试试看。比如，你得把全美国的黄页摺在一起，拿一根锥子猛扎下去。呵呵，这一锥子正巧扎在你家的那条号码上，不偏不倚，名字就叫威廉·萨默塞特，卷毛萨默塞特。”

威廉·萨默塞特红了红脸，催促说，“伙计，别取笑我。”

“开始吧！”

“现在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拜托！我再整理一下鞋带吧，给我点时间。”

——不待同伴动作，乔·贝尔先自掏出一个头套，兜头戴好，露出双眼。威廉·萨默塞特系完鞋带，也戴好了头套。两个人相互点头，碰了碰拳头，似乎在说，上帝保佑！

隔墙有耳。刚才的一幕，被山姆·斯佩德悉数听见了。

从这幢单体公寓的凸窗望出去，杂草丛生，几棵枫树遮掩严密，与世隔绝似的。但既然来了访客，又偏偏站在窗外瞎聊，也就怪不得人家的耳朵。山姆·斯佩德从窗沿上偎下来，瞧见里克·布莱恩躺在墙根里，仍抱着酒瓶，登时气不打一处来。但山姆·斯佩德愤怒的方式有点特别，不骂，不打，不嘲弄，而是去夺对方的酒瓶。显然，酒是醉鬼的宗教，也是命根子。刚一下手抢过来，里克·布莱恩就跌倒在了地板上，浑身瘫软，像一条瘦刮刮的蠕虫。

“拜托！我还清醒，还能喝一口。”

山姆·斯佩德说，“刚才你都听见了，这两个家伙挺鬼祟的，一定有事情要发生。快告诉我，否则，我宁可砸碎它。”说着话，瓶颈朝下，酒液洒了几滴。里克·布莱恩说，“掐死我吧！如果你洒了它，你不如掐死我。”——死猪不怕开水烫，类似的遭遇好几次了，每次均以山姆·斯佩德让步为止。这次也不例外。将瓶子扔过去，酒鬼抱在怀里，美美灌了几口，脸上泛出罂粟花般的表情。

“他们走远了，戴了头套，像魔鬼。”

“咖啡色的？”

山姆·斯佩德说，“哦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你像条抽了脊梁的狗，烂醉如泥，没瞧一眼，但你什么都明白，老邮差。”里克·布莱恩扬了扬瓶子，嘟哝说，“最好的中国酒，Er-guo-tou，浓度高，像